

函谷关的三千年

□李亚民

当黄河在灵宝市拐出第九道弯时，灵宝市函谷关镇王垛村、孟村等的农人在晨曦中苏醒。那些被露水和雨水浸润的夯土城墙，泛着出土时的亮光，恍若几千年前的晋国将士仍在守护山河。当你触摸着关楼基座上深浅不一的箭痕，就会明白贾谊笔下“据崤函之固”的重量。公元前614年的风穿过垛口，带来了晋灵公戎卒操练的号子，混着黄河水汽的咸湿，在二十一世纪的晨雾凝成历史的“结晶盐”。

太极湖的涟漪漫过老子青牛蹄的蹄印，研学少年的汉服下摆扫过关尹尹喜的观星台。紫气东来的典故在此刻具象为无人机群掠过关楼的轨迹，它们携带的摄像头正以每秒三十帧的速度，记录着周礼大典实景演艺的羽翼霓裳。穿草鞋的群像与戴智能手表的游客在瓮城里错身而过，秦人“收兵铸金人”的青铜代码，已化作景区电子门票芯片。

嵯峨原的裂缝依旧深险如函，只是当年的战车辙痕已被生态廊道的沥青覆盖。弘农涧河水量虽减，却因智慧水文监测系统的介入，成为黄河保护法实施后的生态样本。那些曾让六国联军望而却步的“丸泥可塞”天险，如今是研学导师讲解的立体沙盘，孩子们用3D打印技术复刻的关隘模型，正在文创商

店里与《道德经》竹简书笺比邻而居。

当你站在太初宫前的二十七级石阶，脚下每一块条石都镌刻着文明的断层。公元前491年的某个黄昏，守关将士绝不会想到，他们严防死守的关隘，会成为后世学子临摹《道德经》的砚台。那些曾令九国师师迎不前的雄关，如今敞开着智能闸机，迎接背诵“道可道非常道”的孩童——他们手中的研学手册，正以AR技术复原秦弩齐射的轨迹，而老子五千言的竹简真迹，在防弹玻璃后与全息投影共舞。

春日的桃林盛放如昔，只是当年的血战已化作沉浸式剧场里的影像。演员们披挂的皮甲用3D打印技术复刻出土文物，刀剑相击时迸发的火花，与景区WiFi信号塔的指示灯交相辉映。项羽破关时的烽火，如今是抖音直播间的百万流量；刘邦驻守的营寨遗址上，研学导师正用平板电脑解析楚汉争霸的GIS地形图。历史在此处完成最奇妙的量子纠缠：当孩子们将写满感悟的电子明信片投入“时空邮筒”，云端服务器同时生成属于这个时代的函谷关数字孪生。

考古队最新发现的唐高宗题记崖刻旁，生态监测无人机正在采集苔藓样本。这些携带千年信息的微生物，将与黄河水利遗产数据库中的古水文记录交

叉验证，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提供史鉴。函谷关的军事防御功能，已转化为守护黄河安澜的文化防线。

暮色中的黄河呈现出青铜鼎腹的色泽，涛声里沉淀着二十七朝王朝的倒影。对岸新栽的生态防护林，与出土的战国箭镞共享着相同的碳元素；无人机巡航的河道，正是周天子渡津的故道。在“水上飞人”特技表演激起的水雾中，你会读懂李白“函谷正东开”的深意——昔年秦皇收缴天下兵器铸镞的金人，早已转化为沿黄生态廊道的太阳能板阵列，继续守护着母亲河的安澜。

夜间的沉浸式光影秀将城墙变成巨幅投影幕布。当老子骑牛的身影掠过浮楼，全息技术让《道德经》的金色篆字悬浮于星空，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光点连成新的天道图谱。研学营的孩子们举起荧光棒，在《将进酒》的吟诵里，为汉字的诞生点亮生日的烛火。这跨越三千年的文明接力，让函谷关的每一粒沙都成为存储中华基因的活体硬盘。

灵宝市政府打造的“黄河记忆”工程，正在将移民口述史转化为区块链存证。九十岁老移民颤抖的乡音，通过AI语音修复技术重现1956年风雪夜的抉择，这些数字档案将与函谷关出土的简牍共同编入中华文明基因库。

晨光再次镀亮关楼时，太极湖面的雾气正在生成新的历史图层。穿汉服拍照的网红、测绘遗址的考古队员、调试全息设备的工程师，此刻都是函谷关故事的续写者。景区大数据中心的屏幕上，游客动线数据流与古代商旅足迹重叠，碰撞出文化旅游的拓扑模型。那些曾让战国时代六国军队溃散的险峻地势，正通过VR技术转化为中小学生学习地理政治的动态沙盘。

在数字展馆的透明地砖下，秦简与移动硬盘共处一室，竹筒上的隶书与二维码共享着信息载体的使命。当研学导师用脑机接口设备演示“道法自然”的现代诠释，老子或许正在云端微笑——他笔下“天地不仁”的宇宙观，正被量子计算机验证为某种混沌算法的原始版本。而函谷关，这座永不闭合的文明锁钥，依然在黄河南岸见证着古老智慧与未来科技的缠绵。

此刻，一群白鹭掠过正在直播的考古现场，它们的翅影投在出土的战国箭镞上，恰如历史长卷中永不干涸的墨滴。函谷关的晨钟第3000次敲响，青铜器的声浪里，既有秦军箭镞的破空锐响，也有《大秦烽火》实景剧的环绕立体声，更回荡着新时代治黄人“让母亲河成为幸福河”的铮铮誓言。



紫藤花开诗意来

□九尾狐

在花开芬芳的季节，我怀着喜悦的心情乘车来到江南水乡，短短数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与众不同的紫藤花。

沐浴在阳光下的一树树紫藤花，被微风吹过，像紫色玛瑙一般随风飘扬，地上的紫藤花像珍珠一样，让我心情愉悦。此时此刻，我不由想起了在时光的长河中，古诗词如璀璨星辰，散发着永恒的光芒。而那紫藤花，宛如一位身着紫纱仙子，悄然绽放在古诗词的字里行间，以其独特的风姿与韵味，编织出无数动人的诗篇，诉说着千年的情愫与故事。

二十岁的时候，读李白的“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风留美人”，眼前浮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画卷。那紫藤，宛如一条紫色的绸带，轻盈地缠绕在高大的云木之上，向着苍穹肆意伸展。在明媚的春光里，花蔓舒展，一串串紫色的花朵如璀璨的珠帘，晶莹剔透，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在浓密的绿叶间，鸟儿欢快地啼鸣，仿佛在为此美好的春光歌唱。阵阵微风拂过，香气四溢，引得美人驻足，流连忘返。李白用寥寥数语，便将紫藤花的柔美、灵动与春日盎然生机描绘得淋漓尽致，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诗意的春日，与紫藤花、美人、鸟儿一同沉醉在美好的时光之中。

三十岁那年，阅读李德裕的“遥闻碧潭上，春晚紫藤开。水似晨霞照，林疑彩凤来”，心情豁然开朗，仿佛踏入了一个静谧而梦幻的世界。在那遥远的碧潭之上，春晚时节，紫藤花悄然绽放。那紫色的花朵如彩虹降临，五彩斑斓，给人带来无尽的惊喜与遐想。李德裕以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想象，将紫藤花的美丽与神秘展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感受一种远离尘世喧嚣的宁静与美好。

古诗词里的紫藤花，不仅是

自然美景的象征，更寄托着诗人的情感与思绪。如许浑的“绿蔓阴阴紫袖低，客来留坐小堂西。醉中掩袂无人会，家在江南梦去迷”。诗人在紫藤花下，与友人相聚，饮酒作乐。其实，在欢乐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思乡之情。那低垂的紫藤花蔓，宛如诗人低垂的衣袖，仿佛在诉说着他的孤独与惆怅。醉意朦胧中，诗人弹奏起瑟，却无人能理解他内心的情感，他的思绪早已飘向了遥远的江南，那里是他的故乡，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紫藤花见证了诗人的欢乐与哀愁，是他情感的寄托。

紫藤花在古诗词中，还常常与岁月的流逝、人生的无常联系在一起。如赵师秀的“一架藤花照眼明，一年春事又成空。凭谁为扫门前路，留取松阴待客行”，那一架盛开的紫藤花，虽然绚丽夺目，却在提醒着人们，一年的春光即将逝去，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诗人感叹时光的匆匆，人生的无常，就如同这转瞬即逝的春光。他渴望有人能为他扫去门前的道路，留下一片松阴，等待着友人的到来，然而，现实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紫藤花在这里成为岁月的见证者，引发了诗人对人生的深刻思考。

漫步在古诗词的花园中，紫藤花以其婀娜多姿的身影、淡雅清幽的香气、丰富深刻的内涵，成为一道独特而迷人的风景。它穿越千年的时光，将古人的情感、智慧与审美传递给我们。每一首描写紫藤花的古诗词，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一段美好的回忆，让我们在欣赏其美丽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

当我们再次吟诵这些古诗词时，仿佛能看见那一串串紫藤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听见诗人在花下的低吟浅唱。紫藤花，这古诗词中的精灵，将永远在我们的心中绽放，成为我们心灵深处最美好的向往与慰藉。在喧嚣的现代生活中，能在紫藤花中找到一片宁静的诗意之地，我们的灵魂在古诗词的滋养下，也能得到升华与净化。

爱在烟火升腾处

□雷灵灵

校门口的人群熙熙攘攘，我一眼就望见她落寞的身影。原本约定好要去吃她最爱的那家火锅店，此刻却被她一句“考得不好，不想出去了，回家随便吃点，多吃点菜就行”轻轻带过。她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根细针，扎得我心里生疼。距离高考越来越远，女儿的压力越来越大。

超市的白炽灯洒下暖光，推车里渐渐堆满她喜欢吃的水果、面包、翠绿的菠菜、裹着晨露的莴苣菜，还有她最爱的娃娃菜。女儿低着头慢慢挑选，“再买点金针菇？”我轻声问，她顿了顿，把整盒菌菇放进车里。货架间流转的轻音乐里，我瞥见她睫毛下颤动的阴影，忽然想起她小时候踮脚够糖果的模样。

走进家门，我系上围裙，先把排骨炖上。女儿说她要洗脸，水龙头的水流声清脆悦耳，像是在诉说着无声的安慰。她把新鲜的蔬菜一一洗净并放入盘子里。

排骨汤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翻滚，浓郁的香气渐渐弥漫开来。我们在火锅的热气里轻声交谈。女儿说起考场上卡壳的瞬间，说起草稿纸上反复涂改的公式，那些压抑的焦虑随着蒸腾

的水汽渐渐散开。我默默往她碗里夹着吸饱汤汁的娃娃菜，“多吃点，补充维生素。”我不断给她夹菜，她也不再推辞，大口吃着，仿佛要把所有的烦恼都随着美味一起吞下。我们不再谈论考试，只是安静地涮着菜，听锅底发出有节奏的咕嘟声。女儿聊着学校的趣事和未来的憧憬，她的笑容渐渐变得生动起来。我望着她被热气熏红的脸庞，忽然想起十年前那个在幼儿园摔破膝盖的小女孩。原来成长就是这样，从号啕大哭到默默流泪，从依赖拥抱到寻找独处的力量。

我握住她的手，轻声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别怕，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成长。你永远都是妈妈最爱的孩子。”

窗外的夜色渐深，万家灯火亮起。锅里的汤汁依旧在欢快地翻滚，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像是一首温柔的摇篮曲。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我看着女儿吃得满足的模样，心里满是心疼与欣慰。在这最后的二十多天里，我忽然懂得，所谓陪伴不是盛大的安慰，而是陪她走过超市的每一排货架，洗净每一片菜叶，在烟火升腾处，把焦虑熬成希望的

匆匆脚步 且行且思

□陈尚

在都市定居已有多多年了。凡有空闲，常会在一座离家近的人行天桥歇脚。倚靠着冷清的镀铬栏杆，望向四周灯火不亮的高楼大厦，不禁想起下之琳“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诗句。沉浸于情绪，也会坠入对生命本质的叩问。

都市地铁早高峰是日复一日的“窝囊”戏码，车厢里密密麻麻的人群总让我想起存在于另一个维度空间的蚁群。事物都在既定轨迹上搬运各自的重量，在生存的惯性中顶着相似的精神光环。车窗的玻璃照出无数个重叠的自己，相同的黑色夹克，一样的晨起倦怠，目光在电子屏幕上来回穿梭。总有人问：我们忙忙碌碌，究竟在寻找什么？

时间被平凡的生活碾成均匀的粉末，受到“恩赐”的考勤机数字不会发生任何情绪变化，就像拖着疲惫身子回家时在电梯

间的沉默。记得去年凛冬的一个黄昏，我搓着手赶路，瞥见一位环卫阿姨在便利店外捧着又硬又冷的白馒头发呆，蒸汽在她眉间凝成细小的水珠。忽然觉得我们都在背负一些东西赶路——或是工作单上的条条框框，或是未写完的稿纸，又或是害怕停下脚步时，会透视自己灵魂的形状。

去年深秋我在医院陪护时，曾在空荡的走廊尽头遇见一位坐轮椅的老人。他长久望着窗外的悬铃木，看叶子在风里翻转、坠落。护工说他总这样看，一看就是半天，哪怕早已认不得自己的儿女。“人老了就像这落下去的叶子。”护工边调整轮椅边说，“可每片落的样子都不一样。”老人凝滞的目光忽然让我想起笔下人物的困境，那时我正为小说的结局发愁，总想着该给主人公安排怎样的结局。我缓步走在

医院外面的小路上，思考着：生命的重量从不在乎情节的跌宕，而在那些“坠落的瞬间”。比如叶子触碰到地面的轻响，抑或是赶路时猛然抬眼，看见自己投在人间影子，正与万千个影子相遇又分离。

上次回老家，院外的苦楝树不知何时被雷劈去了半边，残缺不全的身躯显得格外突兀。杂乱的枝杈上缠着红布条，在风里啪啦地响。想起小时候总以为它会永远站在那儿，就像以为曾祖父的烟荷包会永远鼓得满满的。时光并不会陪着人长大，曾祖父的坟头草我们清理了一次又一次。苦楝树的断口却又冒出了新芽，嫩绿的枝条在寒寒里摇晃，就像新生婴儿攥紧的拳头。生命的神奇不可言：多少年后我们终将相继离去，自然始终以生死轮回昭示永恒。

史铁生说过：“死亡是不必急于求成的

低眉处自有春山

□查晶芳

我的一个学生曾对她班主任说：“我们语文老师看书的时候真美！她就是那种人，坐在咖啡馆，一句话也不用说，只要把手中的书随便翻翻，众人的目光就会唰的一下集中过来……”

乍一听，肤浅的虚荣心小小地膨胀了一把，立马又觉十分汗颜：原不过中人姿，且韶华不再，年华斑驳，哪还会“真美”？可学生那样说显然也并非假意。或许，唯一句话可作解：阅读，是一个人最美的姿势。

白云闲窗下，静室明灯里，当我们捧起一本书，世界就是眼前的方寸之间。红尘喧嚣、俗务纷扰尽弃脑后，“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此际的你，就是一幅安静的画：眸光低垂，暗波在眼，朴素安详，洒脱离尘。如此潜心专注的模样自然令人心动。

“书本的妙处在于坐着就能在精神里纵横驰骋。当我品尝书页里的甘露琼浆

时，一杯酒，就足以令我陶醉不已。”十八世纪印度诗人玛斯特如是说。确实，当我们进入书的世界，身体未作任何移动，就已“思接千载，视通八荒”。恍若插上了神奇的翅膀，我们踏遍另一个世界的万水千山，享尽千回百转的旖旎风情；又仿佛海中的浪，风里的云，看到并感受到大千世界里那些虽杂沓斑驳却不失亮丽多姿的丰富人生。

故而，阅读之时，我们沉静却不冷漠，专注却不呆板。每有会意，或欣然展颜，春山葱翠；或愁上眉间，秋意萧索；或悠然宁和，风轻云淡。不论哪种，皆是心花的绽放，更是灵魂的惊悸，无不生动丰盈。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书间如梦，一尊还酹明月。当我们打开书页，酣然入梦，那些沉积的墨香便如清亮洁白的月光，丝丝缕缕，溢满心房；久而久之，

“一缕书香压百香”，那些“读过的书便会自然潜在我们的气质里”，最终使我们“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而我们的心亦会在日复一日的浸润中，日趋明洁清冽，再不会“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了。

阅读更是有快感的。它在你翻开书本的那一瞬间就开始启动了。书在我们眼前打开一个崭新的天地，漫步其中，分花拂叶，闻香识味，细品深奥，其乐无穷。梭罗有言：“书籍是世界上最高贵的藏宝室，那里储藏着一代代众多国家的宝贵遗产……这些作品美丽得就像黎明一般。”阅读之时，我们又拥有了世界上最珍贵的藏宝室。钥匙在我们自己手中，想几时去就几时去，无人阻挡，自可昂首阔步，登堂入室；室内满目异彩，明光耀目，还有惠风和畅，晨曦轻暖……你尽可流连忘

返，予取予求，此乐何极？

心绪低迷时，阅读还可以帮我们“营造一个几乎可以逃避生活中一切愁苦的庇护所”，将那些黑暗和凉薄一并挡在窗外。彼时，摩挲着那一尺见方的小小书册，似谦谦君子陪伴在侧，温润如玉，绵绵生香；既见君子，又近其身，云胡不喜？愁又何在？

曾被欧阳修赞为“天下无二裴”的裴氏家族的后人、新浪博主裴黎光曾讲过这样一件事，他曾在的一个多小时的航程中，看到一空中小姐一有闲暇，就捧着本厚厚的书静静地读。他说，云端这个场景，是他看到的最美一瞬，而那个瞬间使他觉得“读书的时候才是一个最美人的姿势”。深以为然。

所幸，这个最美的姿势，不必青春年少，无需花容月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也能够拥有。

将瓷碗欢呼的画面。这些洁白的槐花，不再只是一道美味，更是连接千里之外亲情的纽带，是浓浓的乡愁寄托。

古人笔下的槐花，常常带着几分孤寂，“槐花满地无人扫，半在墙阴半在苔”。而我而言，这洁白的槐花，满是牵挂与思念。它承载着妻子的嘱托、孩子们的期盼，还有我对远方家人深深眷恋。愿这一缕槐香，乘着春风，飘向广西，带去我的思念与祝福。待到重逢时，我们再共话这满树槐香，重温离别时思念的味道。

下午五点多，我坐上返回三门峡的公交。到家时，夜色已深。我将槐花仔细分装，放入冰箱冷冻室。看着抽屉里整齐排列的槐花，仿佛已经看到了暑假结束时，远在广西防城港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妻子将槐花拌上面粉煮熟，撒上调料，孩子们举

槐香里的千里守望

□王锦民

暮春的风叩响窗棂，裹挟着清甜气息漫进屋内，我知道，是槐花又开了。望着窗外摇曳的洁白花枝，妻子从广西打来的电话犹在耳畔：“要多捋些槐花，等我回去后带到广西，孩子们都惦记着呢！在广西这边，吃不到家乡的味道，我们都想啊！”那带着乡音的叮囑，像绵绵春雨，浸润着我思念的心，也让今年的槐花，多了一层特别的意义。

终于等到槐花初绽。我趁休息的时候，带上钩子，独自走向西北角的槐树林。小径两旁，杂草肆意生长，酸枣树的尖刺在风中晃动，仿佛在守护这片洁白的花海。远远望去，缀满枝头的槐花，像繁星点点，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轻柔地向我招手。

踏入林间，干燥的泥土被脚步碾碎，扬起阵阵呛人的尘埃。我攥着生锈的铁钩，

在交错的枝丫间寻觅低垂的槐枝。四周，层层叠叠的槐花如雪如云，将我温柔又热烈地包裹住。

“槐枝似我生疏懒，挂月栖云自一奇。”眼前的槐树，宛如身着白纱的温婉女子，在春风中翩翩起舞。树冠间垂挂的花串足有尺余长，花苞裹着嫩绿的花托，像无数串冰糖葫芦悬在半空。我举起钩子勾住枝干，金属与树皮摩擦出刺耳的声响，惊起两只麻雀扑棱棱掠过花影。“咔嚓”一声脆响，细细的枝条带着槐花倾泻而下，花瓣簌簌落在肩头，沁凉的香气裹着细小白絮，钻进衣领的褶皱里。

捋槐花是个需要耐心的活儿。完全盛开的槐花，香气虽浓郁，却少了几分鲜嫩；唯有似开未开的花蕾，最是清甜爽口。我

伏牛

题目：邵玉珍